

暴

德

行

國

美 國 新 聞 處 印 行

這本小冊子是德國軍政當局在塔橋，布琴華德，比爾森及其他德國各地的集中營裏殘殺人類的記錄。那些囚禁在集中營裏的，有些是戰俘，有些是政治犯，有些只是因為他們的種族，國籍，或信仰的關係。還有些犧牲者是從戰場上俘獲的美軍兵士。由於聯軍在西綫進展的迅速，在德人來不及掩藏或改變原來的慘況以前，那些集中營就落在聯軍的手中了。這些記錄德人殘殺人類的照片，大半由英美隨軍攝影師拍照的。從這些照片裏可以看到：死亡枕藉不及掩埋或者由於燒死的、餓死的屍體：可以看見犯人們輾轉於飢餓狀態中的苦楚：可以看到用來撲打犯的棍棒以及那些被棍棒打壞了的面孔：可以看到絞架，焚屍爐，犯人擠在一起的擁擠情狀：可以看到食飽衣暖的精壯的獄卒。許多被囚在集中營而未遭殺害的人們，這兒收集德人暴行的記錄，都是他們在德人手下所親身經歷的。



聯軍在比爾森附近的森林中發現的大批屍體。



上圖是十二月中為德軍俘獲之美國俘虜，躺在鴿子籠裏挨餓受苦一直挨到了四月。本圖是第一軍隨軍攝影師所攝，第一軍曾解放了該攝影師所曾陷入之林姆堡附近的俘虜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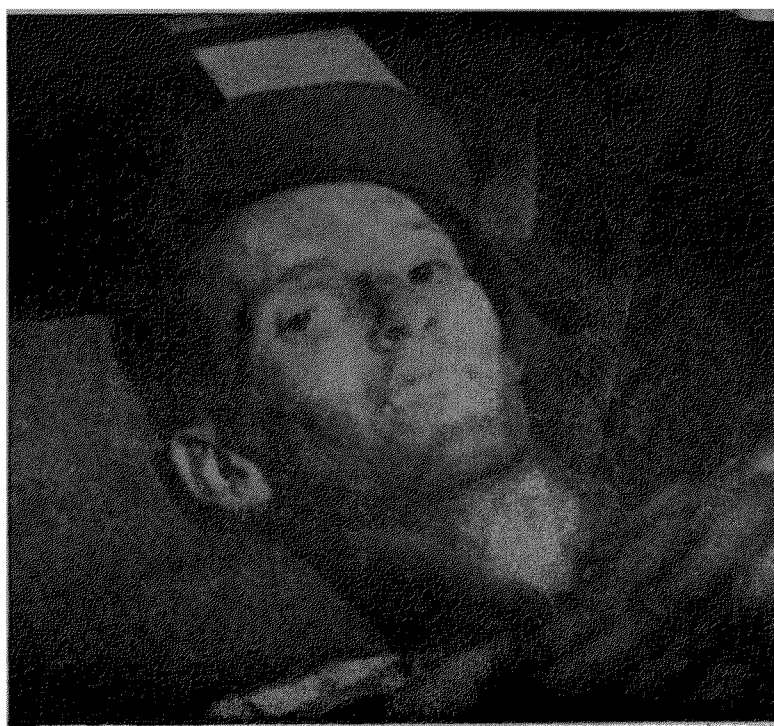
飢餓和疾病 橫行在俘營裏

德國軍事和民政當局對於囚禁在集中營中的人們的生活，時常是有計劃地採用不聞不問的手段，以致那些人們在飢餓和疾病中相繼死亡。紐約時報的通訊員曾為文報導其目擊斯塔拉革營中的慘況，該營被禁的有美·英·蘇和塞爾維亞的戰俘：

『他們被囚禁在破朽的薄板屋裏，住上一百六十人。因為屋裏空無所有，所以一間長六十呎寬四十呎的屋子裏，



從長期拘禁於比爾森集中營解放出來之婦女，其痛苦不但在於飢餓，而且還有磨難。



拘禁於德國的一位美國兵士，敘說他一天的伙食是：一小塊麵包，一碗用乾豆和馬鈴薯連皮煮成的一碗湯。



這是另外一位委頓孱弱的美國士兵，於美軍追越他被拘禁的俘虜營之後，正向黑暗中注視。



為英第二軍解放的比爾森集中營，其中一位犯人因受毒打面部腫脹而破傷。

可以容納得許多人，屋裏沒有床，沒有椅，甚至沒有被蓋。房舍裏充滿了臭氣。而那些前此原為生龍活虎樣的青年們，現在只剩下皮包骨一副枯槁的形貌，顛巍地站在我的面前……他們脫下襯衫讓我看見他瘦骨嶙嶙的腌臢的軀體……

兩位美國醫生中之一，和曾住在那兒的一些俘虜管理人員都這麼說，湯水裏什麼東西都沒有，至於麵包代替品

，不易消化的乾酪，和粗糙的咖啡代替品，也少得可憐……該建築物中為這一六〇人而設的衛生設備只有一個水龍頭，而從這水龍頭中只有一滴二滴水點落入錫罐裏去。在地板上挖了一個洞便算是廁所。這一百六十個人沒有肥皂也沒有毛巾可用，有的只一點點冷水。他們睡在沒有鋪墊的地板上，大家擠得水洩不通。大家不能同時都睡下來，因為地板的面積的不夠用

人像野獸一樣 堆疊在小房裏

人口過擠是疾病散布的好機會。紐約電訊報的專欄作者亨利·丁·泰勒氏，曾從最大集中營之比爾森營中寫了一篇報告：『五年多以來這兒的人數平均總有三萬人。六個月前，由於新被捕者的增加和適當盟軍進攻路上的集中營必須遷移的原故，這個數目就增加了一倍。但是食物却少有增加，除了睡架外。其他設備也沒有加增。德國人曉得跟着來的自然是飢餓和疾病。自從一月以來，傷寒症就在營中流行……德國人聲稱不能得到糧食沒有力量供給美國俘虜使其免於飢渴那是一種謊言……』

戰時俘虜營設於較僻的鄉下，在俘虜營附近的德國人從前和現在都吃得很好』。



在布琴華德集中營中，這些被奴役的勞動者，睡在四層的架床上，熱氣和衛生設備自然都沒有。該營中有一部分其口視比較軍事俘虜營的還要少；在六個星期中，體重減輕百分之四十的那是很平常的。



在比爾森所發現的婦女與兒童，擁塞在一間小房子裏，這小房子原來打算要住上三十多人。在比爾森被解放後發現被囚禁的囚徒約有六萬人。他們備受傷寒，副傷寒和痢疾的折磨，沒有得到食物和水已經有六天了。



本圖是一位俘虜露出他兩隻消瘦的腿交給美軍第九軍的一位軍醫看。該俘虜於入營前體重一百九十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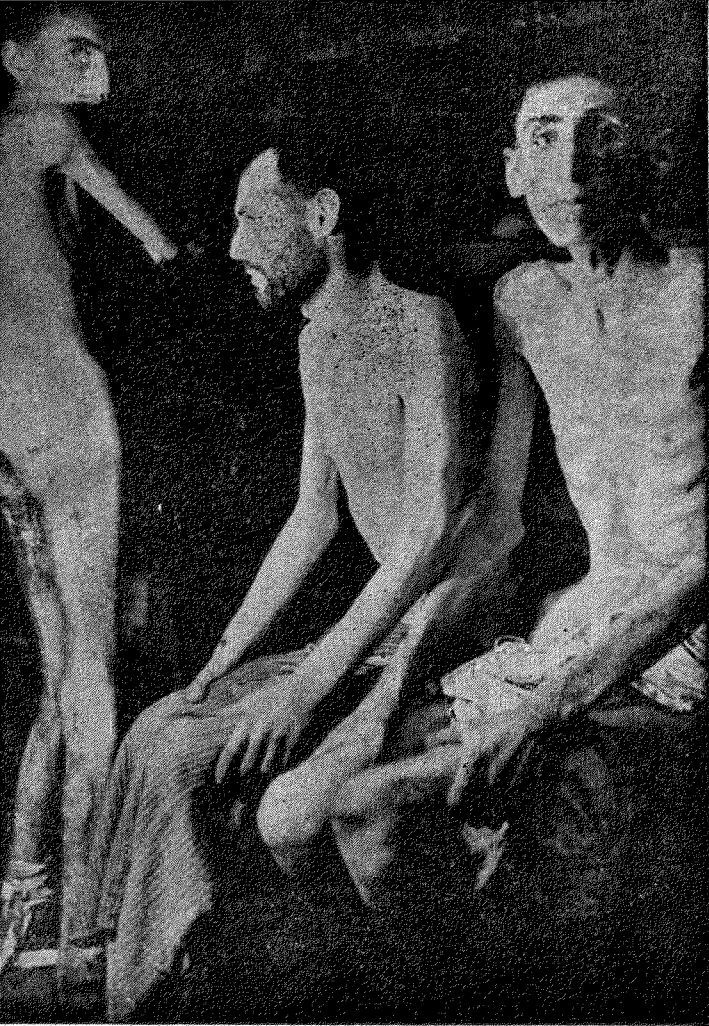
正用火車裝運而遷入德國內地更遠的地方的二、五〇〇名的俘虜中，有一批營養惡劣的兒童，他們在途中才得到美第九軍的營救。



諾爾道森V型炸彈製造廠所役使的勞工，被迫勞作到精疲力盡之後便丟開他們不管死活了。圖中便看到屍首和垂死者雜混在一起。

英國兵士於加丁恩附近的俘虜營中被釋放後，由美軍信號隊所攝的照片。





俄·波·荷在布琴華德俘虜營中的戰俘，經過十一個月的羈禁和勞作之後，體重硬由一百六十磅降到七十磅。



許多俘虜因為來不及拯救，雖然聯軍已盡了力量要救起他們，終於不免死掉。這位被囚於比爾森的戰俘，已經衰弱到連走路的氣力都沒有了。

這是在布琴華德二萬名中的三位俘虜。他們是德國罪行的飢餓的犧牲者，現在已經得到聯軍充分的照顧了，可是由於幾個月來所受的虐待，使得他們衰弱消瘦到這樣地步，要想復原就非長時間不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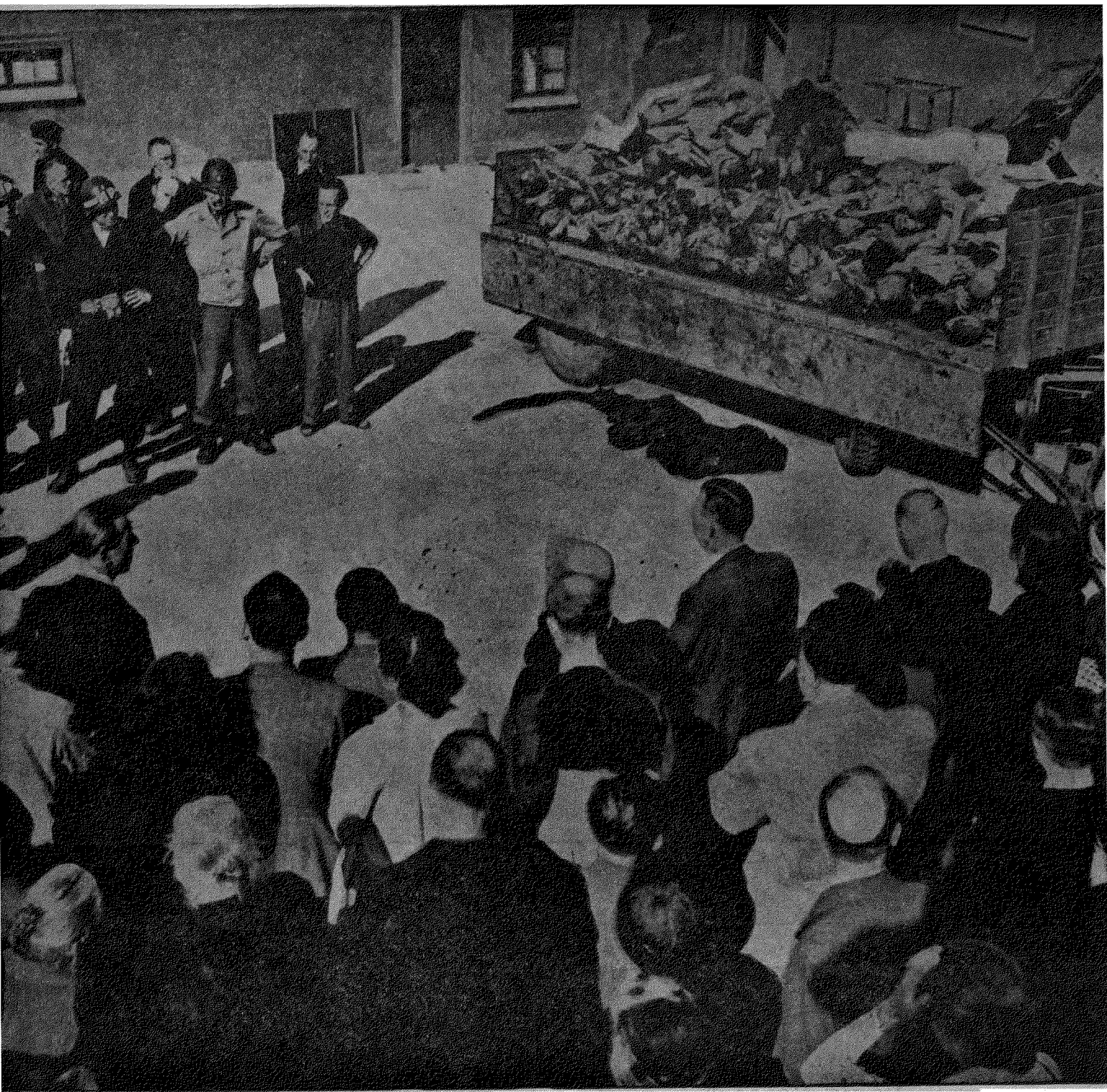




布琴華德集中營之全景。



聯合國人士視察集中營時與被俘士兵談話。



盟軍司令部召集德國人民參觀集中營內之慘狀。

德國人民，和聯軍視察員， 考察俘虜營和集中營。

德國的拘禁營中的情形及其手段的毒辣，西綫聯軍於進入德境以前便已曉得。少數由營中逃跑出來的曾報導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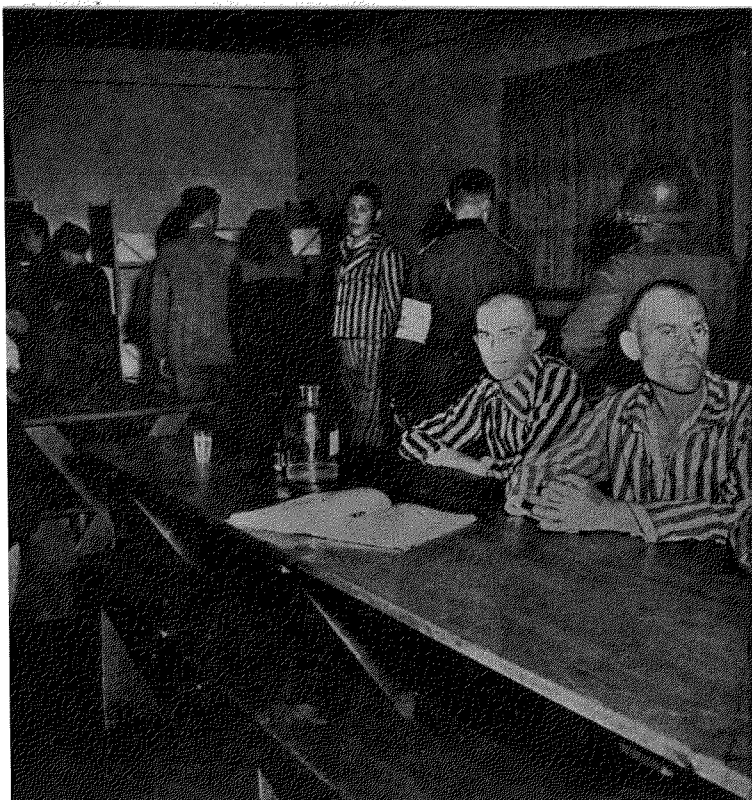
他們的經驗；蘇軍在東綫所解放的地方也暴露過他們的恐怖情形。但是這些拘禁營的規模以及行為墮落的程度還沒有充分地為世人所體驗到，爲了要使前此茫然無知的景象大白於世，艾森豪爾元帥便邀請了一批英美的視察員巡遊參觀以便公之於世。德國平民也被領導去參觀布萊希德·比爾森，諾爾道森諸營，以及其他罪惡昭彰的場所實況。



艾森豪爾元帥，聯軍歐洲遠征軍總司令，視察哥塔集中營之屍堆。這些俘虜顯然在美第三軍到達前的一瞬間為納粹鷹犬所殺害。

這兒也是在布琴華德營中，當德國身強體壯的居民被帶入和憔悴的俘虜面對面的時候，那是一個尖銳的對照。

這是三位德人市長視察在加德里津集中營中執行集體死刑之一位犧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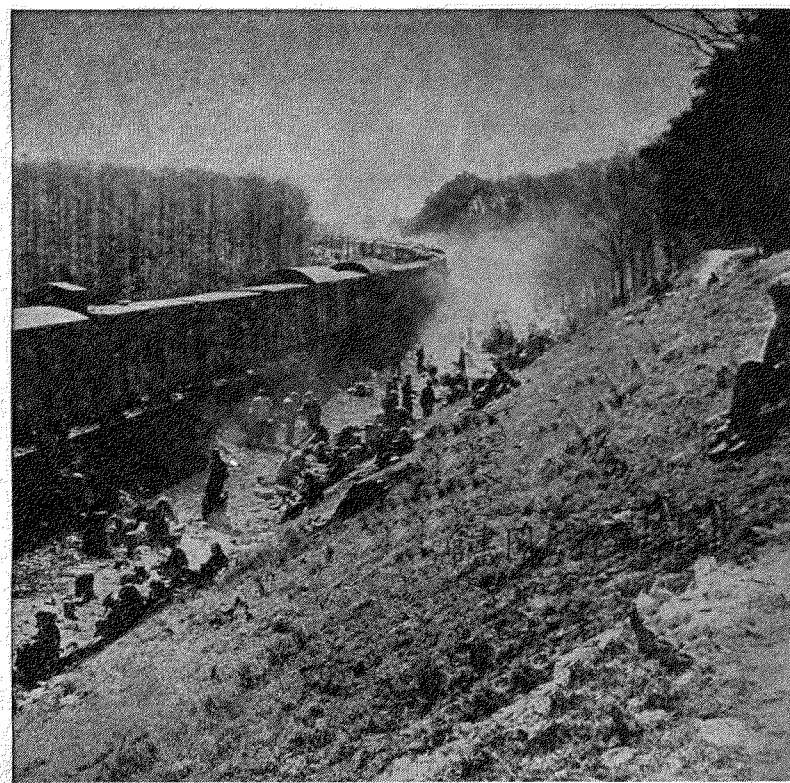


在美國憲兵護衛之下，魏瑪居民巡視布琴華德集中營，目擊各種恐怖，而前往考查之官方人員則稱該營為屠戮大工廠。這些婦人的面部現出反感和羞恥的表情，當她們想到本國戰爭罪犯那種罪大惡極的時候。

魏瑪居民看到布琴華德營中的燒屍爐中，仍有火葬的屍體。這兒被殺害的人數是無從估計的。



紅十字護士正在看護在奴隸勞動列車上上的未死者，這一道列車當德軍於企圖撤退其俘虜時為美第九軍所俘獲。



聯軍遠征軍總司令部爲布琴華德營事向美國作戰部所作的報告：

A. 解放者之抵達：

魏瑪北境之布琴華德。德國政治犯集中營，其視察由下列諸人負責：F·烏德少將，查禮·奧特中校，和准尉長S·M·戴等，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晨經美軍解放該地之後，彼等就前往視察。

一· 此外又加入一位美國官方指導員，R·羅比塔爾指揮官也同行，羅氏前此二月曾被捕而爲該營之一名俘虜。羅氏體重九五磅而平時則爲一七五磅；但是羅氏的健康情形，較其同營之其他犯人已經是好得多了（原因是羅氏被囚只有兩個月）。

二· 該集中營之歷史：該營建立於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初獲政權的那一年，自是以後便不斷發揮其作用，但其收容犯人的人數，其最大量則自此次大戰開始以後。美軍於四月十二日追敵而進便越過了該營所在地。該營之衝鋒隊則於四月十一晚間鼠竄逃亡。美軍行政人員和供應品到達該營是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那一天——這一天對於那些苟延殘喘者是一個良辰吉日了。

B. 布琴華德的人數：

三· 殘存的人數：以國籍分，其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爲：法國人二·九〇〇名；波蘭人三·八〇〇名；匈牙利人一·二四〇名；南斯拉夫人五七〇名；俄國人四·三八〇名；荷蘭人三三四名；比利時人六二二名；奧大利人五五〇名；意大利人二四二名；捷克人二·一〇五名；德國人一·八〇〇名；西班牙人和其他國籍的一四六七名。總共二〇·〇〇〇人。

四· 殘存者的類別：僅有男性，其中包括一千個十四歲以下的男孩。歐洲各地之知識份子和領袖人物；以及學術知名之士，德高望重者，具有民主或反納粹的傾向者和他們的親族等。

就以被囚的法國人來說，其中有四位反維琪的國會議員；有巴斯托學院，巴黎大學，凱恩大學等校的教授；有八位反維琪的法國高級將領，其中還有一位的兒子也被拘；還有法國工程師，律師，出版家，以及其他專門人才和高等法人。

拘禁著名猶太人這種傾向那是早已週知的事情，在這二萬名尚能保其殘生者中有四千是猶太人。猶太人所受的待遇比旁人都要苛刻。比如說，從來沒有一位猶太人從小營房遷出來。

C. 集中營的任務：

五· 集中營之任務：這是一個屠戮大工廠。對於反納粹者處以死刑那還是不算壞的。屠戮的方法有：餓死；作苦工，虐待，鞭打和磨難，還有不能置信的睡眠時那種擁擠的情形和疾病的流行（比如說，營地中傷寒流行；許多人都患有肺結核）。

就着用這種手段歐洲成千成萬的優秀領袖（包括德國民主份子和反納粹者）都死於非命。比如說，營中原有的八位法國將軍其中六位和他們的一位小孩子就在那兒死掉。

最近的死亡率是每天大約二百人。二月中死亡和被害的五千七百人；三月中五千九百人，而在四月初旬的十天中約有二千人。

營中之重要建設爲『小營房』，『普通收容所』，『醫院』，醫藥實驗室，屍體燒化廠，和一座緊挨着營地的軍火工廠，其間僅用一道鐵絲網隔開。

六· 『小營房』，犯人在小營房中睡在三層的架床上，每層架床大約長十二呎寬也十二呎，每座睡着十六個

囚徒，架與架之間的實際空隔略高於二呎。每人的容積大約三十五立方呎，而美國陸軍爲了健康起見所規定的，每人至少應有六〇〇立方呎。

所有新到的犯人至少須在小營房中渡過六個星期的期間，然後才算『業已畢業而遷入普通收容所』中。營中訓導的方法，有把反抗的犯人送回到小營房去的辦法。一個人要是衰弱到不能工作的時候，也被送回到這種小營房或『醫院』裏去。

這兒的口糧比普通的營地也較少；死亡率最近每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

七．普通收容所：寢室大約是 42×23 呎見方，高約十呎：就容積九千五百立方呎弱。就在這麼一間房子中，裝有三層的架床，每一副三架床隔成三十八個間隔，共有一一四個寢臺，每個寢臺外量爲 30×72 吋。這些寢臺大多數爲雙鋪，二個平行的寢臺所佔空間爲 60×72 吋。通道狹得只能側身才走得過。

每人所佔不及八十五立方呎。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後，這一類的房子每一間要睡到二五〇人，每一個 60×72 吋的雙寢臺要睡五個人，即每人還不夠有四十立方呎。每個囚徒不能得一張被。而被窩又是那樣單薄，粗劣，狹小。這些寢室中毫無半點暖意。

D. 集中營中的日常狀態：

八．醫院：所謂醫院是接收垂死者死亡的場所。沒有藥品，治療也談不到。營中流行傷寒和肺結核。半數病房大約十五呎深，外面開一窗口，約 $5\frac{1}{2}$ 呎寬。這一類病房，每間躺着六個至九個病人，橫躺豎倒緊擠在一起。房子狹得連腿也伸不得，醫院中的死亡率每天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

九．醫學實驗室：第四十一區的房舍作爲醫藥實驗和活解人體之用，犯人被看作『豚鼠』一樣。醫學科學家經常從柏林來到那兒去指導從事實驗的人員。尤其是新的毒素和抗毒素常在囚徒身作實驗。進入實驗室中的犯人只有少數活着回來。

十．屍體燒化廠：這種廠所的設立是德國工業效用之殘酷的一個實例，每天十小時其最大量可以燒化四百副屍身。所有的屍身只剩下的一些骨灰，因此所有的證件也

被消滅。所有黃金和金牙於燒化前都從屍身上挖下。

這個燒化廠周圍用高高的木板圍起來。除了一小隊負有工作責任的衝鋒隊外任何人連在圍板外面窺探一下都是不允許的，而曾經進入那兒的犯人（比如破壞機器的黨徒和任何其他藉口等）沒有一個曾經活着再出來。

E. 圍板牆中內景：

在這座板牆之內：(A) 左邊有一副很大的前院；(B) 右邊是一座小後院；(C) 屍身燒化所的房子正設在兩個院子的中間。這座房子用堅牢的磚築成，底地則爲洋灰，上面是一層，其下則有十二呎高的底層。在主要的那一層上，前面的盡頭是一間辦事處，遠處的那一頭是衝鋒隊隊員的宿舍和浴室，而屍身燒化所正設在中間。後者分爲兩排並列着，每排有三座火磚起的燒化爐。每爐可容三個屍首，全部則爲十八個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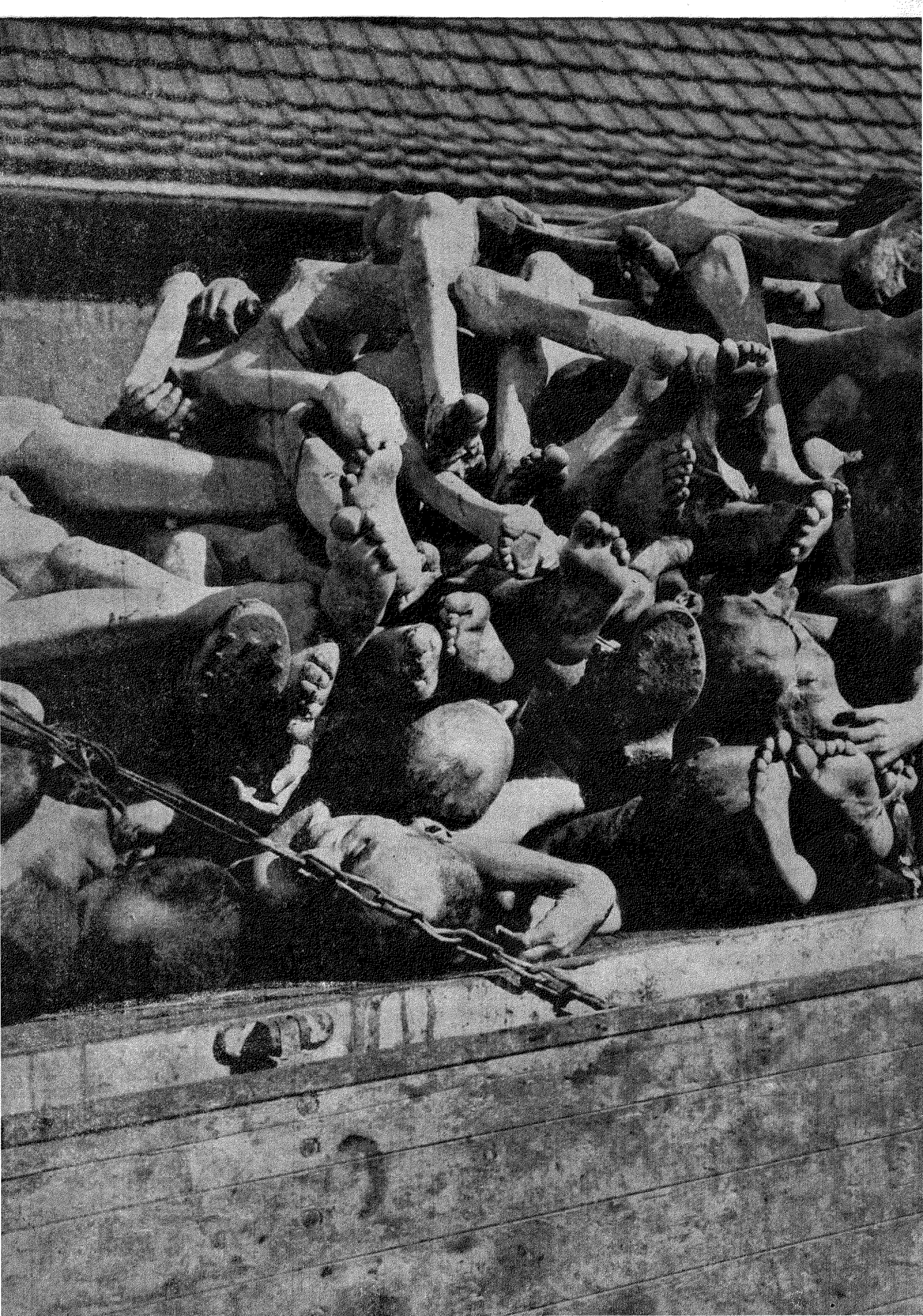
被判死罪之囚徒，速迅運進圍牆之內，而在底層中吊在環鉤上，有反抗的就用木棍打他。被絞殺的屍體則留在環鉤上等候燒化爐伙夫的通知取。於是有一座電力起重機，起重力估計可起十八個屍首，把這些屍首提到上面的燒化房裏去。

每天燒化的屍體約二百具，其中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具爲已死的屍身（大半來自醫院，醫藥實驗室，或小營房中），六十到八十則來自絞殺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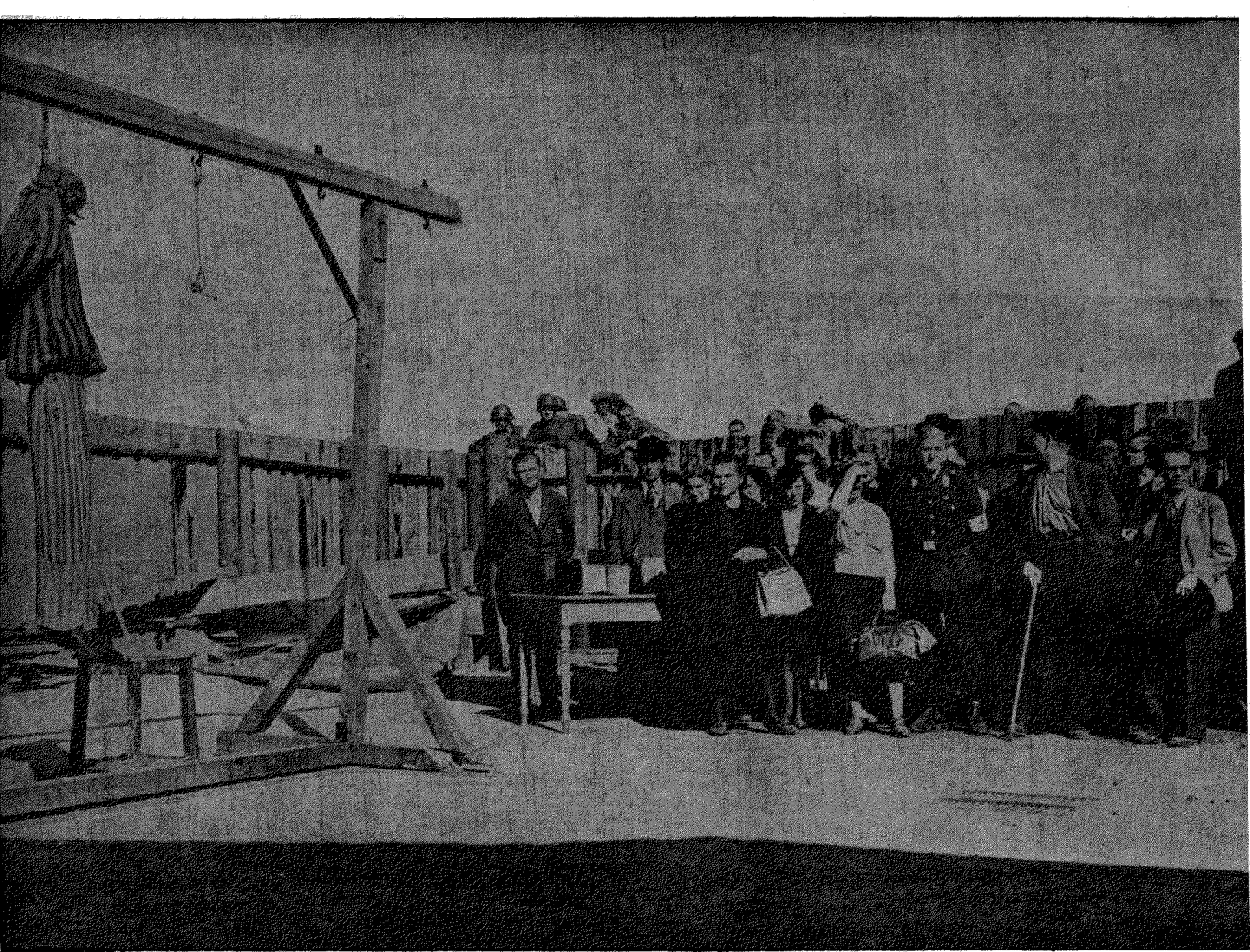
每次的燒化約須十五分到二十分鐘。每座燒化爐的爐底設有粗寬的鐵格子，骨灰就那兒掉下來，每天都堆疊得高高的，然後從尾端扒出去。火是從灶房來的，灶房佔着底層後面三分之二的地方。火燄經灶頂的障礙板的作用，便斜斜轉向屍體燃燒。

屍體之搜集辦法如下：每天晚上必在寢室大門外點一次名。被禁者必須脫光衣服，並將二十四小時前所有死掉的伙伴的屍體也抬到外面來應即。

點完名後，一輛卡車環營駛行一週，收集所有的屍體，運到屍身燒化廠的前院，聽候明天處置。但是這並不是屍身唯一的來源。凡是『活得夠久的』，或者認爲不能教導的，或者『曉得太多』的，或者思想頑固的那些消瘦的囚徒，都野蠻地被判以死刑，立刻押往燒化廠的後院去。







美軍佔領下之魏瑪城的德國平民，前往布琴華德營中參觀罪行的實例。在院子裏的一座絞架上，仍然吊着許多犧牲者。

納粹警衛隊，殺人魔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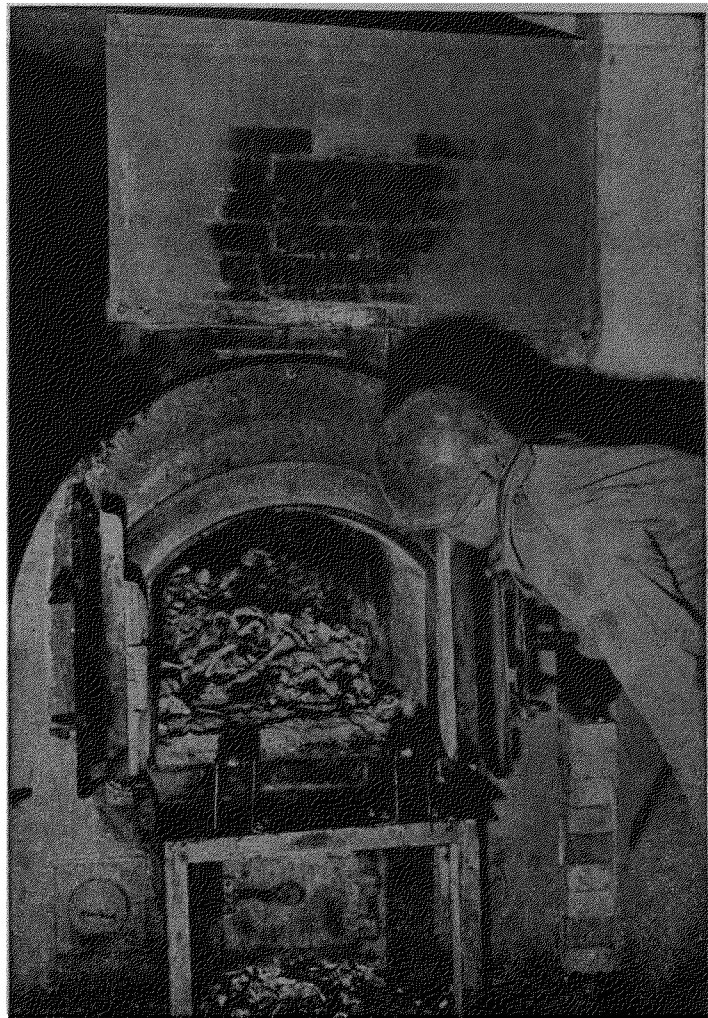
納粹在集中營中所採用殺戮和磨難的方法，不論在德國和佔領區中所暴露的暴行，那是開化的人民難於置信會實有其事的。根據聯軍視察員考察之結果，和由這些集中營逃跑出來的所作的報告，都證實婦女的乳房受着鞭笞，腳指用繩索套勒，遭強姦，並用作活解人體的實驗。

有些集中營中，比如在波蘭的奧徹威茲和比爾克腦集中營，是用火來燒死人。最初在比爾基森林中實行，後來近代新式的火葬場在營中建立起來後，每天可以燒燬二百

具屍體，這種罪行那就方便多了，罪人於被害前總被脫光了衣服。在基輔的納粹屠殺所中，每天幹掉了有一百人。德國的醫師指導着這些殺害活動。有一位醫生叫作加斯塔佛·威廉·施貝的，據其自稱他在那兒九個月的工作中，被執行死刑者有一一〇・〇〇〇到一四〇・〇〇〇人。他自己親自殺害或幫同殺害的有二一・〇〇〇人。除了這些大幫殺害之外，那些犯人仍得於過度的工作，飢餓，毒打。和疾病時拒絕醫療的情形中，作有系統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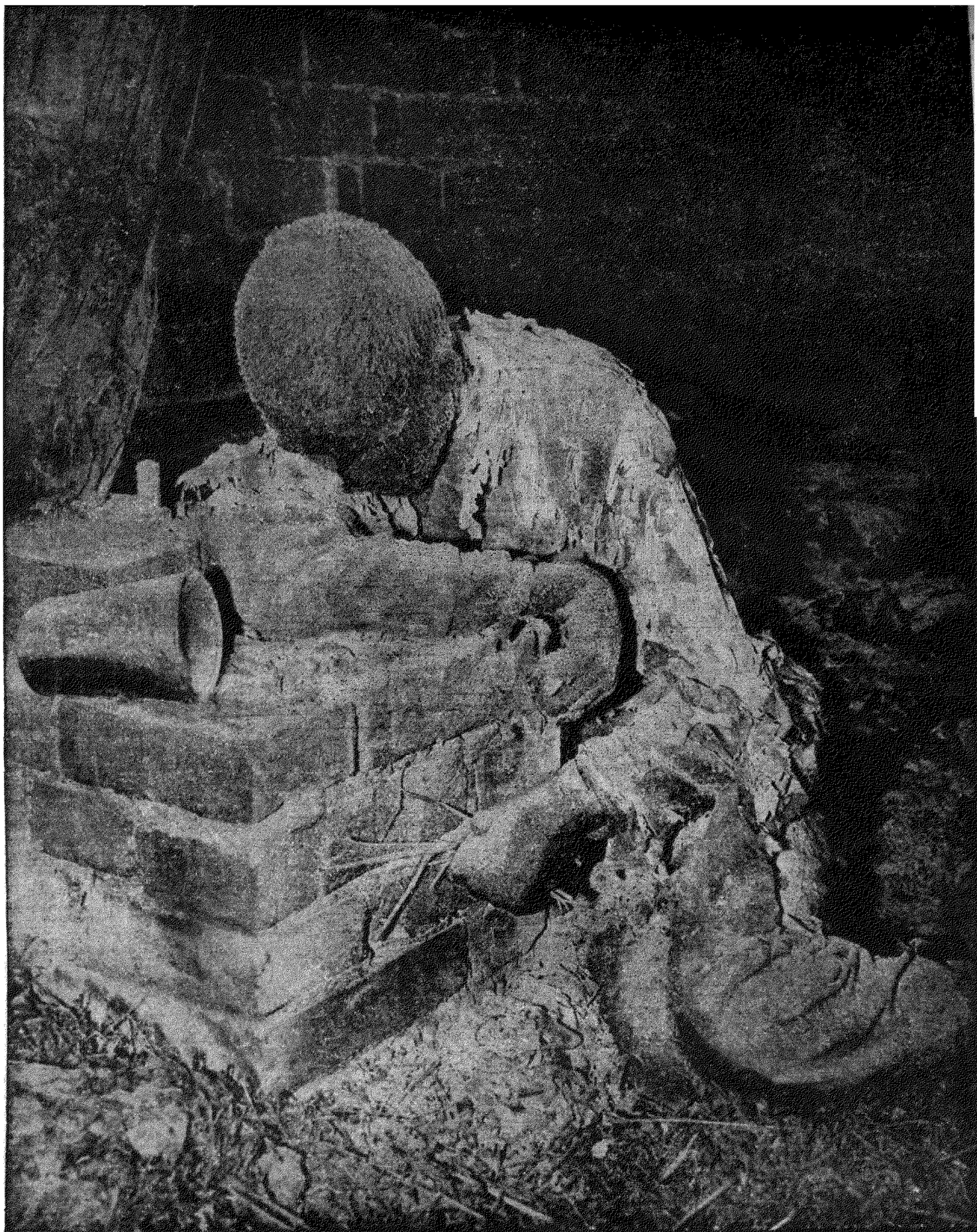
美軍當局指派的一位德籍看守人，指示布琴華德營中納粹黨徒所用的活結和棒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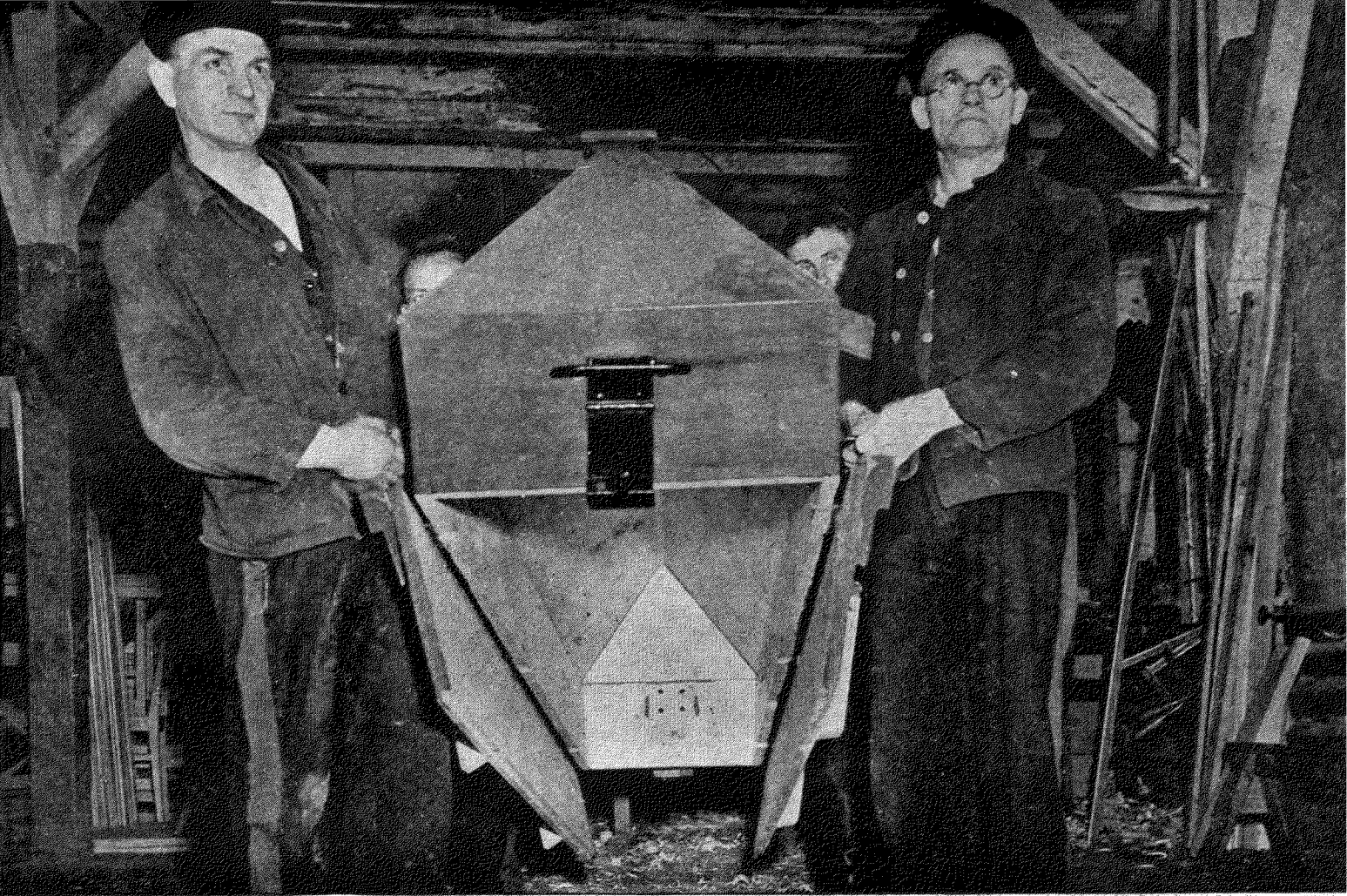
一位美軍視察遭受納粹磨難之犧牲者的火葬場。灶口仍能看到焦枯的斷骸殘骨。



艾森豪爾元帥參觀兩個由哥塔集中營解放出來的犯人表演磨難的方法。左邊是一級上將喬治·S·巴登將



在卡德里津附近，約有一五〇位俄·法·波等國俘虜，同禁在一家農家穀倉中，地板上是舖着浸過汽油的禾桿的。鎖了門便點起禾桿；上圖是給活燒的一批中之一位。



從前曾在威爾集中營被拘禁過的俘虜，在說明底面裝有活鈕的棺材。這種棺材裝有一具屍首，運到已經挖開的墓穴上；棺材底一鬆，屍首便掉下去。棺材於是又抬回裝第二副。

公共墳地中堆滿了在諾爾道森俘虜營中死掉的屍首。在兩道屍壕間，另有其他的屍首擱在担架上等掩埋。這些屍首於美第一軍抵達該地當即發現，並飭當地德國平民抬去掩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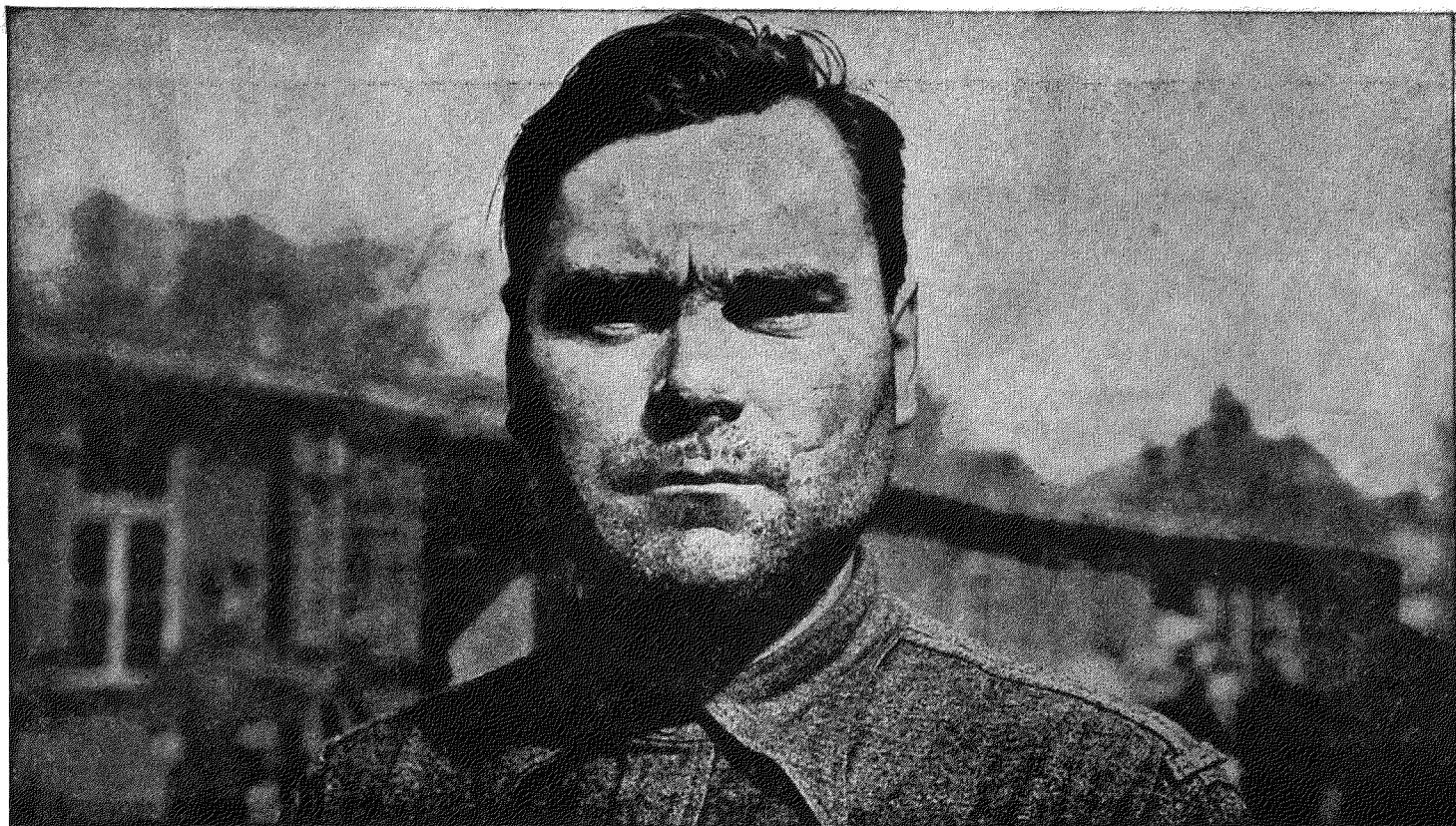


警衛營地之 男女隊員

這兩面和後面的二頁，是英美軍隊所攝得之警衛德國俘虜營的男女隊員。他們大半選自衝鋒隊而徹頭徹尾受過納粹主義的訓練。據殘存的俘虜們說，婦女隊有時比男隊員還要野蠻。據俘虜們的報告，兩性對於人命都同樣的不加重視，而對別人的受苦，假如不能作為噱頭的資料，也就淡談無動於中的。一位美軍軍醫紐約城的邁克·薩克斯克，於訪問布琴華德後說：『假如我回了老家，我決不會相信牠的。我不能相信那是人類』。

經美第三軍解放後之魏瑪附近的布琴華德俘虜營。一位俄國俘虜指出被囚期間曾受其毒打的一位從前的隊員。該營建立於一九三三年納粹奪得政權的那一年。





這是德國比爾森俘虜營的營主任約塞夫·克拉美爾，他已經為英國第二軍所俘獲。該營中受着傷寒，副傷寒和痢疾磨難的平民有六萬人。克拉美爾從前是奧徹威茲集中營的主管者。



幫助男隊員警衛某些納粹集中營的衝鋒隊女隊員。據解放後的俘虜們說，在他們受磨難時那些婦女會幫凶過。



圖示曾經監守過蘇聯戰俘營之衝鋒隊女隊員，當英第二軍克服該營地後，聯軍醫療隊採取緊急行動，且將她們送往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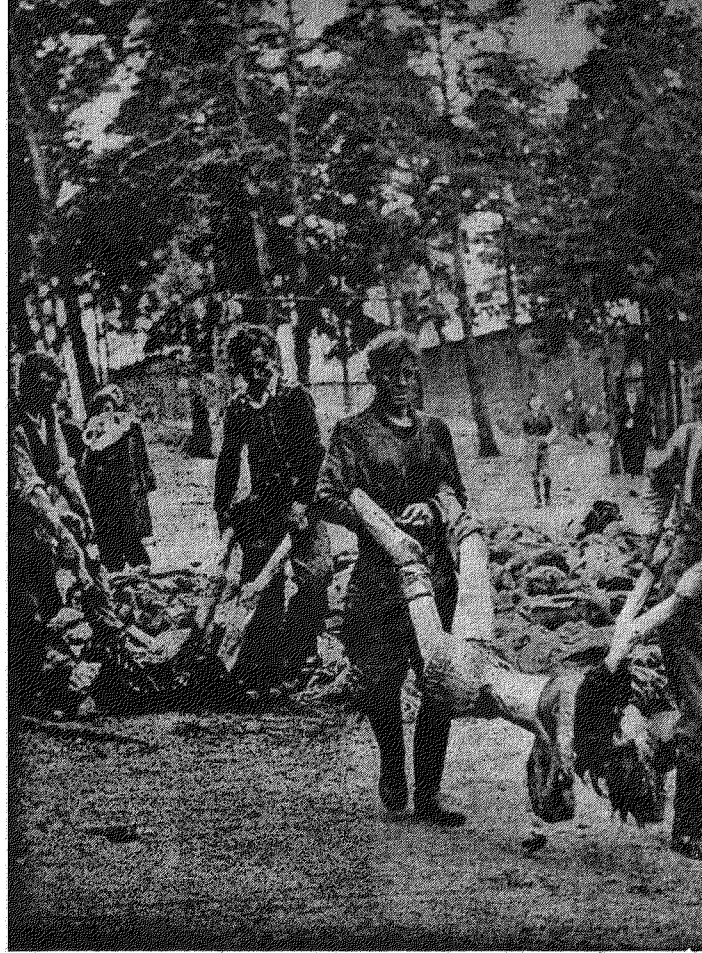
比爾森營的女隊員奉命把俘虜的屍體安葬在長壕式的墓穴中。許多公共墳場都堆滿了這一類死屍的行列。圖中仍見英第二軍的兵士在監督掩埋工作的進行。



安東尼·馬蘭考斯基少校和上士阿述·非爾德正押解阿爾頓多夫勞動營的主持者前往美第一軍軍部問口供。後面被解放的勞動奴隸，正興高采烈的揮着手。



衝鋒隊員在營地中在掩埋已死的囚犯。兩個比爾森的衝鋒隊員在移動屍體去埋掩。



經聯軍解放後比爾森的另一景。掩埋隊好幾天都在忙着埋葬死在營地中的幾千個死屍。

在德國的諾爾道森，聯軍發現已死的戰俘列成長排地躺着。美國軍政府就飭令該城六百名德國平民挖出墓穴，掩埋了那些腐爛的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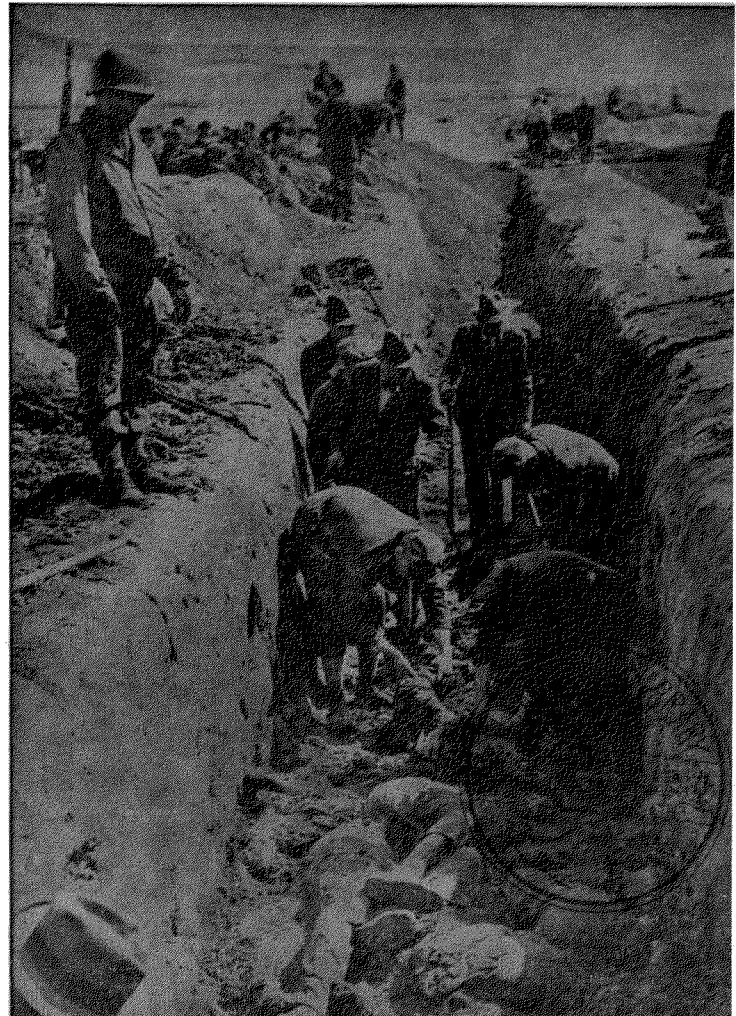
圖示諾爾道森的德國平民正用担架把屍體抬到集體墳場去，美第一軍的士兵則在警戒中。沒有參加掩埋營中屍首工作的平民，則奉命參觀那些屍山。

在卡爾德里津集中營中，德國平民奉命把七百個被害的外國勞動犯從壕中挖出，而給以較好的埋葬。

戰爭罪犯企圖 掩藏其罪行

當聯軍由德國各方向集中營推進越近的時候，曾經磨難和殺害過營中犯人的祕密警察，想盡各種方法，企圖消滅其罪行的證據。在馬格登堡附近之卡爾德里津，據目擊其事者之報告，衝鋒隊員和希特拉青年團會驅策一千一百名政治犯禁錮於一座磚造的棧房中，然後將地板上浸過汽油禾桿點上火。火熄以後，那些隊員便把許多屍體拖到囚犯們被驅入棧房之前業已挖好的集體墳地中。由於美軍的坦克車直向這些地區衝來，衝鋒隊員和希特拉青年團在作鳥獸散之前，被這樣處理的屍體，約有八百具。

有些地方因為聯軍到達營地的迅速，德人來不及掩埋那些屍體，便丟下一座一座的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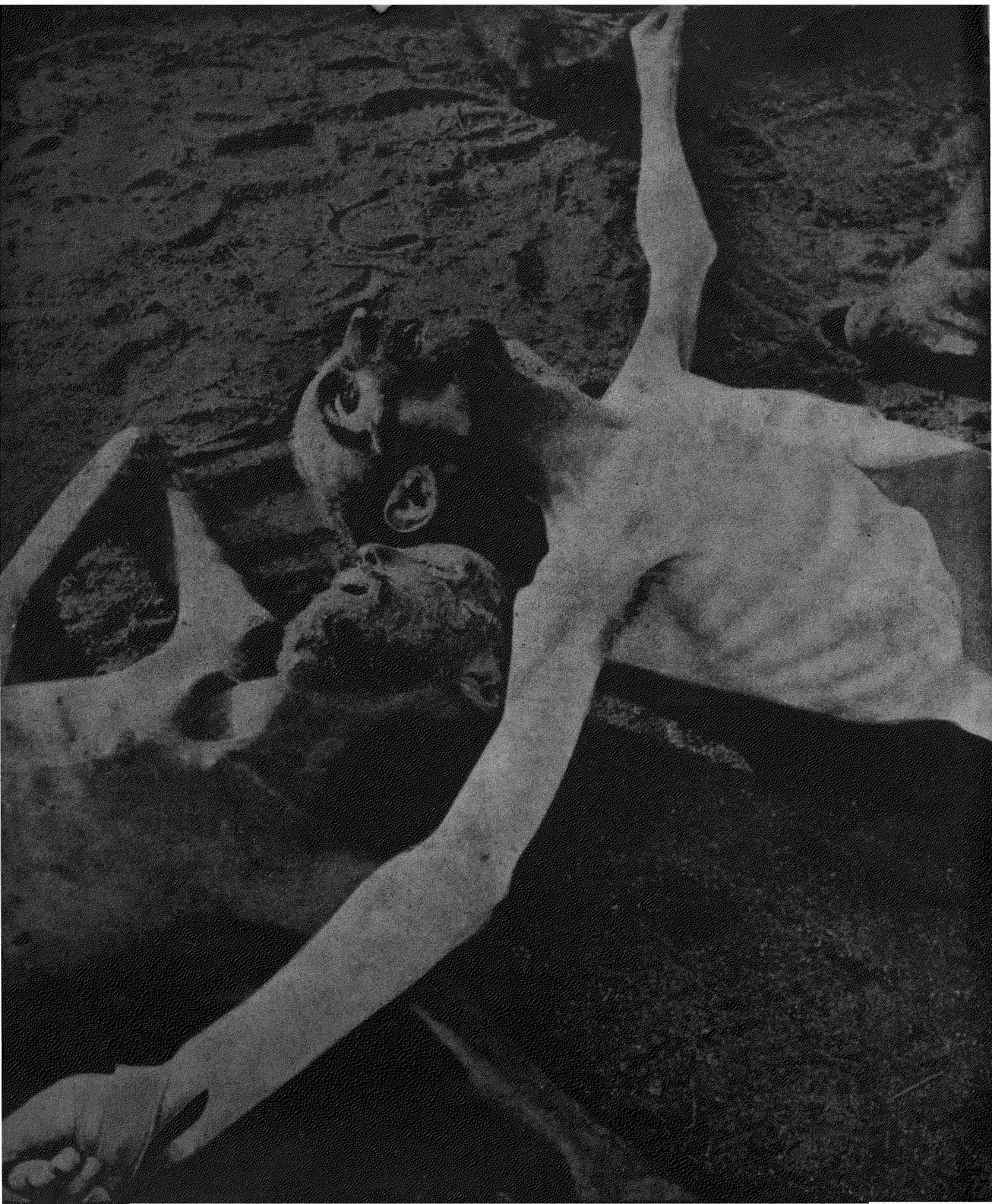
這是諾爾道森營的一景。佔領該營之聯軍，發現好幾百具屍體，就這樣暴露於外或者棄在匆促挖成的壕溝中。營中的囚徒有法人，波人，比人和俄國人，也有婦女和少年。

英第二軍在比爾森集中營中所發現的情形：餓死和打死的囚犯丟在集體的墓坑中。





這是在諾爾道森的集體墓地，德國平民正在擡昇犯人的屍體去掩埋。這些犯人是被迫製造德國 V 式炸彈的。美軍曾在躺着已死的犯人的同一床鋪上，找到還活着的犯人。該營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被佔領。



聯軍進入比爾森營畔所看到的兩具屍首。本圖為英第二軍隨軍攝影師所照。

